

學典與辭典

楊家駱

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國百科全書（近譯學典）權威楊家駱教授接受學會邀請作公開演講——編者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我能來到這裡跟各位會面談話，使我感到榮幸和親切。稱為演講，實不敢當，我所要談的不過是閒話家常而已！四十年前我開始有計劃的編輯書籍，並主持了編輯機構，不久我同時主持了出版事業，又同時到大學和研究所去教書；在這三十餘年間，我絕大部分的時間是同時做著編書、出書、教書三項工作，因為做得時間久的關係，所編書字數以億計，所出書種類以萬計，所教學生人數也以萬計；全國中學生，沒有一個人未曾讀過我所出的書，全世界研究中國學問的，也沒有一個人未曾讀過我所出的書的。今天主席要我談我的生涯中談一談我所編纂的中文參考書，因時間有限，我僅能談談其中最重要的三項：

一、中華大辭典；

二、中國圖書大辭典；

三、中國學典（即「中國學術百科全書」。「學典」為“ENCYCLOPEDIA”的新譯名，舊譯「百科全書」）。

照我從事之早和久說，我應先談「中華大辭典」；照出版先後說，我應先談「中國圖書大辭典」；但我家庭和編譯參考書發生關係，實為狄岱麓（Denis Diderot, 1713—1784）學典（L'Encyclop-

edie) 的故事所誘發，所以我還是從這故事談起：

1. 狄岱麓學典的故事

一七二八年英國康伯士學典出版後，一七四三年到一七四五年，住在法國的英人米爾斯，把它譯成法文。為合於法國法律和獲得法國皇家特許權起見，不得不交由法國皇家出版家勒萊頓去出版。但勒萊頓却用一種欺騙的行為，想改用它自己的名字來印行，且掠奪米爾斯的特許權，米爾斯於是一怒而歸國。

當米爾斯譯述康伯士學典時，法國學院哲學教授狄卦，曾以編輯名義參加，並獲狄賽撒、路易士、龔第亞克、達朗貝爾、狄岱麓的幫助。米爾斯既然折伙不幹，而出版家又嫌狄卦的名望不夠，於是狄卦把一疊凌亂無章的稿子，交於狄岱麓。

一七四六年到一七四八年間，狄岱麓曾經編譯過一本「醫藥辭典」，銷路很好。狄岱麓獲得狄卦所交給他的稿本後，不久就說服出版家，決定另起爐灶，開始一更偉大的工作——「狄岱麓學典」的編輯。他與達朗貝爾共任主編；又邀請了二十一個專家襄助分編，此外還有特約撰稿人，這一大群人中包括著名的盧梭、孟德斯鳩在內，世稱「學典派」，即「百科全書學派」。狄岱麓本想以米爾斯等的譯文為基礎，後來發見這些條文，寫得並不很高明，而譯文之錯誤與刪節，反增加了繼續工作的困難，可以說完全不合用。因而原定三個月的交稿期，不能兌現，祇有虛梭的音樂部分，比較迅速而大膽的寫成了。但狄岱麓仍然與一些編輯，積極從事，並未間斷。

到一七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狄岱麓因所寫「盲人書簡」下獄於文森，被囚二十八日，印刷工作

，不得不因之而遲緩，但狄岱麓雖在獄中，對編輯事務，仍進行不輟，所以學典工作，並未以此打擊，而完全停頓。

一七五〇年十一月，狄岱麓公表其計劃，這部學典約為一八大冊，含有至少六百幅圖版的大書。第一冊出版於一七五一年七月，第二冊出版於一七五二年一月。這時議會因這兩冊學典有損國王及宗教的威嚴，令書店總監馬爾謝伯於二月九日起停止第二冊的發售。但馬爾謝伯雖任文化創子手的職務，然中心對於學典，實表同情。特於二月二十一日持密函至勒勃萊敦處，請他妥藏原稿及圖版。可是這時他們連第三冊的文稿與圖稿，都找不到。因為機警的狄岱麓，早已取回自己家中 and 另一出版家那裏去了。

法國政府對學典是用直接壓力，耶穌會方面則由克利姆建議，主張由政府請求那些編者們改變態度，繼續編輯。換句話說，就是將學典的立場，由社會性變為官廳性。而他却文飾著說：是要這些學者為國家爭光榮！但狄岱麓絕不就範，政府祇有派些無理取鬧的監閱官去與他們為難。

學典第三冊因上述種種糾紛，延至一七五三年十月才出版，可是狄岱麓反因時間的富裕，而對內容大加改進。直至一七五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七冊時，風波又起。達朗貝爾再也按捺不住他多年來所忍受的壓迫，於一七五六年一月退休。狄岱麓無論如何委屈求全，而巴黎議會終於一七五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以教令停止學典及學典派他著的發售。二月六日又以教令焚燬這些書籍，但同時組九人委員會，來審查這學典。審查的結果，於三月七日議會中決議，撤銷一七四六年所予的出版特許權。這時第八冊正在排印，馬爾謝伯秘密的通知狄岱麓，警告他所有稿子，非於第二天收藏妥當不可。但是學典的稿子並非如一本小書一樣，其體積是非常巨大的，狄岱麓老實告訴他們說：「實在辦不到，同時也找

不到一個比較妥當的收藏處」。馬爾謝伯說：「那就送到我那裏來好了」。現在想起來真好笑，一個奉命搜「賊」的人，却自願作保護「賊物」的人。

馬爾謝伯與沙瑟、彭巴德夫人，把學典稿本保護得非常好。狄岱麓猶以為不足，要求秘密的繼續排印，馬爾謝伯也允許了他。但與他相約，在未完全印成時，決不能發表任何部分。

在此期中，耶穌會員於一七六二年被巴黎議會判為有罪，又於一七六四年為國王判為有罪，而學典的圖版第一冊則於一七六二年出版，正文第八至十七冊十冊九四〇八頁和圖版的第四冊也於一七六五年出版，全書告成。現在最有名的大英百科全書，當年實不能與狄岱麓學典相比，初版僅有三冊，遠少於狄岱麓學典，這三冊係一七六八—一七七一年陸續出版，亦較狄岱麓學典為晚。其時預約購買者，共有四千二百五十人。這部書將十八世紀及其以前歐洲的知識與經驗，施以大規模的清算，立了幾萬個命題，於某一命題下作了一詳簡適中的論文。狄岱麓時代所有的學術與歷史，都網羅在這部書之內了。

一七六五年七月二十日，牧師公會把非難他們的各條檢出，於九月二十七日致一備忘錄於國王，但因他們袒護耶穌會會員的議案，故此備忘錄被禁發表，然仍令勒勃萊頓提出預約人名單，且將勒勃萊頓禁閉於巴士底獄八天，國王令預約者將所購學典，悉交警察長來處理。

勒勃萊頓有巴黎最大的印刷所，在印刷學典最後十冊時，並曾雇了五十多個工人來排版。在排版時，雖照各條條文的原稿，但當狄岱麓校過最後一次校樣後，勒勃萊頓就和他的工頭，偷偷的將那校樣上關於觸犯君權神權的條文，隨意抽去或刪削，對於刪抽後文字是否唧接，完全不管，而且連原稿一同焚燬。直到排印快終了時，狄岱麓自己試查以S為首字的一條哲學條文時，方纔發見他們這種殘

忍的舉動，他惱怒得幾乎發狂，於是拒絕校對剩餘的校樣；祇肯續寫圖版的說明。據汪德爾夫人說，狄岱麓曾提出照另一份原稿重印的要求，勒勃萊頓敷衍他，至今這原稿尚與狄岱麓所用的圖書同藏於列寧格勒圖書館。

狄岱麓在學典排印時，整天在工廠中督率，從檢查機器一直到印成，他對每一工作，皆甚注意，並參加學習，於是附帶的學會了運用當時複雜機器的方法。在他二十餘年編輯生活中，最初年薪祇有一千二百利佛爾，後來改為每編一冊酬予二千五百利佛爾，所以他窮得連女兒出嫁都沒有錢可以替她辦喜事，終於不得不將他心愛的書籍和稿本，售於俄國女皇。但勒勃萊頓呢！他用了一百一十五萬八千利佛爾經營這部大書的出版，却贏餘了二百一十六萬二千利佛爾。

後來學典是怎樣被政府批准開放的呢？據一七七四年服爾德說：「在特朗農的國王晚宴時，曾為關於火藥的製造法發生一番激烈的辯論，彭巴德夫人說，她並不知道她所用的胭脂和絲襪是怎樣作的，瓦利爾就埋怨國王不應當查禁他們所購的學典。他說：這些問題，如若學典在手，就可以解決了！國王說：據他所知，學典是一本危險性的書，但他却願意自己來判斷一下，於是叫人去拿一部學典來。三個僕人很吃力的抱著二十一本大書到餐桌上，各人於是從這部大書中一一找到他們所要查的條目，這樣，國王因而允許發還那些查禁的書了。」

狄岱麓學典這樣的經過它的七十二難，而完畢其歷史的使命，成為文藝復興的紀念碑，自由思想的導路牌。其後一百四十年，先父楊公筆諫府君方在金陵大學（原名滙文書院）讀書，在他法文教師的書架上看到了這書，讀了首冊達倫貝爾有名的長序，尤其是當他聽到這書的故事和影響後，重新燃起了學典的火燄，決定從歐洲出版的幾部著名學典，從事翻譯與重組的工作，到了民國十一年，已譯

了二百多萬字，不幸齋志而歿。

2. 中國學典和永樂大典

我家在南京水西門外所建築的史纂閣，藏書約三十多萬冊，四部委籍，大體齊備，其中尤以清人著作為多，幾佔全量一半以上，童年時我讀書閣上，日日和這些書接觸。到我能讀懂先君的譯稿時，於是想就先君啓示的方法，利用我家的藏書編輯「中國學術百科全書」(其時尚未將「Encyclopedia」譯作「學典」)。為了使編輯工作易告段落，且易於出版計，把「中國學術百科全書」主要部分分為六編：

- 一、中國經學小學百科全書
- 二、中國哲學宗教百科全書
- 三、中國文學百科全書
- 四、中國美術百科全書
- 五、中國科學工藝百科全書
- 六、中國史地百科全書

這六編和其他部分次第編成出版後，再歸併刪增編為整體的「中國學術百科全書」。

民國十九年年初，我所編「四庫大辭典」完成付排時，成立了「中國辭典館」(成立日期是民國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作為「中國學術百科全書」等的編輯機構，和「四庫大辭典」等書的出版機構。「中國學術百科全書」的六編就是在這時分頭開始編輯的。編輯進入第六年時(民國二十四年)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首先完成付排，全書一萬幾千頁，一千多萬字，整整排了三十個月，纔把全書排完，線裝本分為十六函八十冊，洋裝本訂為八厚冊，在我已出版的各著作中，要推這部書規模最大了！可惜印裝完成時，恰是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日軍開始砲轟上海虹口的前夕，印刷廠在虹口，無法搶救，所以現在世界各大圖書館所藏這部書，很少是全部的，最近日本和香港的舊書店，偶然會有半部出現（即洋裝本前四冊），標價高至二百五十美金，即合台幣一萬元，未免太貴。因此諸位或許未曾看到過這部書，現我特帶來向大家請教！

這部書可能是中文書中第一部合於「Encyclopedia」體例的書，全書約六萬餘條，就條目的詞性分，計有八種：

- 一、書名條：凡關於經部詩經類、子部小說類、集部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俗文學類，及雖非文學作品而有文學價值的書，均為各立一條，即市井所歌的俗曲，其名稱也被收入了。在這種條目下；分述其著者、卷數、版本、內容或本事的梗概、文藝的評價、歷來的批評、關係事項的考證等等。
- 二、題名條：凡是極重要的作品，並無單行刊本，僅見載於每書中的，要是有單獨舉出敘述的必妥時，便以篇名條來敘述它。至若文學作品習用的標題和題目，也酌量立條，加以說明。
- 三、人名條：即文學作家的傳記。條內先舉其字號、別署、生卒年、籍貫，再以次敘述其遊蹤、仕履、言行、事功、學術、著作等項。重要作家則於文、詩、詞、曲、文學觀等等，均分立專條去詳述。

四、事典條：如「竹林七賢」、「香山九老」、「旗亭畫壁」等文學上的掌故，其所關非一人者

，則另行立條，叙其本事。

五、概論條：是以一個時代，或一種文體，或某時代的某種文體，或某種文體在某時代……立為條目的。詳述其條目所示範圍中的全部情形，以為全書聯貫的線索。

六、專題條：凡曾經有人討論過或提出過的文學上一切專題，我也把它網羅來，先舉列那專題的對象和各方面的論辯，最後則下以較平正的結論。

七、術語條：文學上所用術語，皆為立條，各加以解釋，並臚列其論證。

八、參見條：為減省重複的文字，凡上面七種條目的異稱，雖仍為立條，但非必要的，即不再作解釋，僅註明「見某條」、「參見某條」等字樣。

就條目的長短分，計有三種：

一、重要條：長者往往達數萬字，有些條幾乎可獨立成一冊小書。這樣的條目，其條文的分量在全書中幾佔七分之三。概論條、專題條多屬於此類。

二、普通條：大致每條長短在百字左右，條文分量在本書中只佔七分之三。書名條、題名條、人名條、事典條、術語條多屬此類。

三、備考條：每條不足百字，僅備專門研究者參考之用，在本書條文分量方面，僅佔七分之一。參見條及書名條的一部分屬此類。

因為中國向來未有過真的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書式的百科全書，而坊間以「百科全書」命名的書，如不是各種概論的彙刊，那就是「國民快覽」、「萬事不求人」一類書的擴大，所以我不得不向對本書尚未寫目的人，作下列的說明：本書不是叢書，不是詩話、詞話，也不是彙載文學論文或文學作

品的總集，更不是如淵鑑類函、佩文韻府之以供人「翫祭」為目的的類書；他是一部將中國文「學」上一切知識，以時代的眼光去敘述，以單純的機械的方法去排列條文次序的百科全書。每一條條文，皆可自為起止，而在各條目間，實又皆有其聯結；循其關係條目去讀，必能發見其貫串的情形。每一條條文，論述雖力求其詳，但決不侈陳資料，濫引作品來誇示淵博，以佔篇幅（以上是我努力的目標，能否完滿的達到是另一問題）。

「中國學術百科全書」除文學一編外，其他五編，原已搜集資料很多，寫成的條文亦不少，其所以未繼續編刊的原因，及文學編所以未修訂和再版的原因，是因為抗戰中我在四川時，為了檢索資料的方便，和避免重複計，已將這六編的資料和條文，綜合起來插編於「中華大辭典」全部卡片中，所以中華大辭典第一冊出版時，在書脊上加了一行西文名稱「Encyclopaedia Sinica」以示同時也是中國百科全書，這種將兩套書合為一書的辦法，現在想來並不妥當，所以最近我為紀念先嚴，正在重印「中國文學百科全書」，準備在印過紀念版後再修訂重排，其他五編也要從「中華大辭典」的卡片中分出，將之補充成書，分編刊行，總名稱更改為「中國學典」，這樣大致可使「中華大辭典」的分量減少三分之一，庶可較易出版。

關於「百科全書」，我尚有兩件事值得一談：一為研究中國百科全書史，發見唐顏真卿主編的「韻海鏡源」是中國的第一部百科全書；二為集印世界上最偉大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八〇三卷，此次所集印的最接近世界現存殘本的全數。

前者見於拙著「永樂大典輯略」「書體探源」一卷中，略謂：

訓詁之書，肇於爾雅；字典之作，創於說文；韻書之起，源於聲類；類事之書，始於皇覽。至

釋單字與複詞於一編，循韻目或部首以檢尋，具近世辭典之形式，有百科全書之規模者，稽諸著錄，實以唐代宗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西元七七八年一月九日）顏真卿撰成表獻之「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為首出。……封氏聞見記卷二：……「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為湖州刺史，重加補葺，更於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成三百六十卷。其書於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文為篆字，次取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為證，然後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倣此。自有聲韻以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韻海鏡源收單字二萬六千九百十九字，各字所隸複詞，度當十倍於此數。……表奏日期見唐會要。

這書北宋時存有節本，南宋時全部佚亡。清黃奭漢學堂叢書中有韻海鏡源輯本一卷，係誤鈔「千祿字書」而成，可謂荒唐之至。至永樂大典的體裁，則全本於韻海鏡源。

後者我在民國五十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央日報上曾說：

永樂大典全書二二九三七卷，係由三千餘編輯人員，根據南京文淵閣所儲五代十國宋遼金元及明初五百年來累積之中秘藏書數百萬卷所編成。永樂、嘉靖二朝先後繕為高一·五市尺，寬一市尺之正副本二二一九〇巨冊，為文化史上最偉大之百科全書。至今世界各國所出版之百科全書，仍未能超過其分量。其書初名「文獻大成」，解縉受命在南京創編之日，據中央研究院影印本明實錄第十冊三九三頁，為永樂元年七月丙子，復據董作賓中國年曆總譜下編一七六頁，是日為陽曆一四〇三年七月十九日，今日適為其創編五百六十週年紀念日。

大典正本燬於明末，副本當乾隆修四庫全書時尚存九六七七冊，當時及稍後學者曾就其中輯出佚書五一四種五五六二卷，應輯而未輯者猶數倍於此數。此後屢遭竊盜，至一八六〇及一九〇〇年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兩度入平，殘燬益甚，其被攜往國外者尤多。袁同禮博士曾數度向國內外調查，據民國二十六年最後一次發表之統計，現分藏於八國（包括中國），五十所圖書館及藏書家者共六八九卷。駱自民國十六年編著「中華大辭典」，始求讀大典，期供參考，自是或購求影本，或借攝原卷，積三十六年之久，所收共八〇三卷，內與袁氏統計卷數相同者六七四卷，袁氏統計所有而駱始終未能攝得者十五卷，袁氏統計所無而駱已有者一百廿八卷。因加以整理，並增關係文獻為前編、附編六十二卷，耗資一百五十萬元，影印為洋裝一百冊。大典殘本前雖亦有影印者，要以駱此次集印之數量最接近世藏存本之全。雖僅合全書廿八分之一，然其價值無異將五代十國宋遼金元及明初數百萬卷中秘書保存廿八分之一，其有助於古籍輯佚校勘及宋元史料之採輯者實至大。駱嘗撰「永樂大典考證」一百二十卷，尚在整理中，將與「引書詳目及引得」一併續刊。

現我可告慰於各位的是我近三年因就輯本做還原工作，已復得永樂大典一千餘卷，這就是說，我如有機會重印永樂大典，將有存本二千餘卷，較我五十一、二年所印者增加一倍半。

3. 中華大辭典

當民國十六年時，我於讀古書有不解時，常常翻閱阮元所編「經籍纂詁」。這部書共有一百零六卷，又補遺一百零六卷，是阮元督學浙江時，集詁經精舍諸生數十人所編的。其書取古籍百種左右，

逐字離析，據舊註彙列其訓詁。依韻以次其字，卽字以審其義。於本訓、轉訓，次第布列，實為讀古書的一部好字典。但以所據書僅有百種左右，所收解釋僅限於舊注、舊疏，於清儒新注、新疏、新校本概未引用，對於字音和複音詞更未之及，因而，我有意推廣它來編成三部書，當時一部名為「重編經籍纂詁」，另二部名為「經籍纂音」及「經籍纂詞」。每日以讀古書或其注疏校本數卷自課，所遇字義字音及詞語，隨手標記，找了幾個助手抄成卡片，一年之後，竟積滿一箱，經部書大體翻畢摘畢，這便是中華大辭典中最早的稿子，民國廿六年所刊拙著「羣經大辭書」十二厚冊，就是根據這一箱卡片排成的。

第二年卽民國十七年，亦卽「牛津大辭典」完全出版之年。當時父執周慶笙先生購藏了一部，共九鉅冊，他曾指着這書封面上所題書名及釋名 *The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Founded Mainly on the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對我說：「這書的特點就在『依史則』(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三個大字。」又說：「這書的編刊，自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籌備，至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出全，這七十二年中，遞換了四代總編纂，先後參加工作的有四百多人。據第三任總編纂克累基博士(Dr. William Craigie)說：『從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八〇年，這二十三年間所做的純粹是搜集資料的工作，一八七八年時搜集人員已從八百人增至一千二百人，所製資料卡片約三百五十萬張。這搜集工作，當然不是二十多年就能完備的，後來在實際編撰時還是在繼續進行。它的範圍，包括從八世紀起到十九世紀末年。每個時代和各階級人所用的英文字及其詞語，無不在網羅之列。有了這部辭典，才使英語文化作了一次大規模的結集。這部辭典，可是說是「辭典的辭典」，因為它分量太大，解釋太詳，不合於普通人應用，但普通人

所用的辭典，必以此為基礎，否則編不好。」接着周先生說了一段嘉勉我的話，我曾把它記在民國四十八年試刊的中華大辭典第一冊「前言」裡，他說：

吾華文字自甲骨文以迄於今，歷三十餘世紀，在歷史上應用人口之衆，世無其匹，單字、複詞、方言、成語之累積，難以數計。予之為三書也（指前述之重編經籍纂詁、經籍纂音、經籍纂詞），詳古而畧近，無以觀其會通。倘能於字詞語句詳搜博採，古今雅俗兼收並蓄，形聲義用同條其貫，典章文物循名考實，以予之富於春秋，則不惟中國之「牛津大辭典」可成，而中國之百科全書，亦將以此植其基矣。

自從聽了周先生這番話後，中國的「牛津大辭典」就時時振盪在我的心頭，甚至形於夢寐。我覺我雖不能完成這中國的「牛津大辭典」，但未嘗不可一點一滴的做一一些。於是我將所作關於推廣「經籍纂詁」的卡片再加推廣。世事滄桑，屢經播遷，所幸我的工作未嘗間斷，四十年來已積有的初稿和資料：單字約六萬個（康熙字典約四萬七千個，大漢和辭典約四萬九千七百個），詞語約一百三十萬條（佩文韻府約四十五萬條，大漢和辭典約五十二萬條），分析為定義三百餘萬則，解釋及引書字數在兩億以上（大漢和辭典約四十萬字）。民國四十六年試印「釋且」一冊六十頁，十萬言，所釋「且」字字義一百一十八義，詞語二百五十四目（大漢和辭典釋「且」字字義二十六義，詞語四十二目，僅佔一頁半，約五千言）。民國四十八年又試印正書第一冊約一千頁，一百萬言，為「釋一」之前半，「一」字字義一百〇八義，詞語七五—三條，推算「釋一」全部約二千頁，二百萬言（大漢和辭典釋「一」字字義五十義，詞語二七〇八目，凡七十二頁，二十四萬言）。自從這兩冊試印本出版後，學術界更注意這件事，所以報紙上時時有介紹這工作的文字刊載，關於本書播遷經過及各方相助情形記載

尤詳，這裏不必一一複述。我可告慰於各位的是這書的第一至第五冊七千頁一千數百萬言將於明冬至後春間一次出版，全書冊數很難預定，大致至少有八十冊，我現在對這書的工作，是一面作最後一次的修訂與補充，一面付排和校對。

在此我將這書的「簡例」，舉列如下，以補充上面對於體例方面敘述的漏畧：

一、本書立條之準則，資料之搜採，訓釋之義法，排檢之方式等，於編撰時隨文起例，多至三千餘條，今摘出合為「纂例」一卷，並各附例條，刊於本書卷首中，意在建立嚴整之「辭典學」；復為此簡例分冠各冊之首，以著其概。

二、本書所收單字，每字立為一條，姑索二百十四部首為次。甲骨文、金文各字之未有釋文或未能隸定者，及別體異字之無適當部首可繫者，悉彙錄於最後一部首之後。每釋一字皆分別舉其形、音、義，異義較多者酌定為若干義類。惟其中若干字因其個別情形，亦嘗稍變其訓釋之體式，或酌加附條，以補訓釋之未盡。

三、本書所收複詞、複合詞及成語、名句，以我國固有者為限。每一詞、語、句各立一條，雅俗兼採，隨條訓釋，均按其首字繫於各單字後，同首字者不論條目字之寡多，並按其第二字畫數之寡多為次。每條非僅一義者，列號分釋之。立條之官名以民國元年以前建置者為限，立條之人名以卒於民國元年以前者為限，立條之書名以刊於民國元年以前者為限，上三者以訓釋隨文附見者不限。至地名則古今兼收，詳其沿革，惟大陸地名則以叙至淪陷前情狀為限。

（現代譯詞、外來語，民國以後之官名、人名、書名，應別為「中華大辭典新編」）。

四、本書釋義，每條先舉簡釋，次或徵引群籍以證其說，或兼列例句以明其意。簡釋以儘量採用

群籍之原訓為主，倘所訓文異，則儘量獨為一義，以分存其訓，而使其與義之相似相近者相次為類，庶讀者易於比閱。在羣籍中無原訓可取，或原訓義界不顯者，則本語意學之原則酌為撰定。至徵引羣籍，其原文有待於補充申釋或者訂辨正者，則隨文加列按語、注解以發明之。

五、本書除正書外，另刊「卷首」一冊。「圖譜」、「徵引書目」及「索引」各若干冊。卷首包括總序、纂例、總目三者。圖譜包括長曆、史事年譜、名人年譜彙編、官制沿革表、沿革地圖、行政區域沿革表、分省地圖、地名譜、器物圖譜等。本書編纂，先後徵引書多至五十餘萬卷，就其所據版本，列為徵引書目。至索引則應有「形序」（就字體言，應有甲骨文譜、金文譜、篆文譜、隸書譜、行草書譜、別體俗字譜等；就檢查便利言，應有按最通行各檢字法所排列之索引，及詞、語、句之齊尾索引）、「音序」（如按注音符號及羅馬字拼音排列之索引，或照韻部排列之索引）、「義序」（即分類索引）之別。惟索引所以濟檢尋之不便，全書既需十載始可編刊蒞事，故擬每出五冊，先編索引一冊。

六、本書卷帙巨大，非短期中所可編刊完畢，已刊部分凡發見遺漏應補者，或錯誤應改者，在修訂再版之前，凡積有相當分量時，即別刊中華大辭典「補正」一冊。至校勘上之疏失，亦當別刊為「校勘記」。倘承讀者以應補應正者，或校勘疏失者，隨時賜函見告，尤所心感！並當彙記書後，以誌不忘。

4. 中國圖書大辭典

當我立志編撰「中國學術百科全書」和「中華大辭典」，而且希望它能擔當起中國文化與學術之澈底的整理與結集時，我首先應做的事是對資料的大規模的搜集。資料應直接從各原書上得來，不應間接的從類書轉錄。既然資料應直接從原書得來，那麼歷代有些什麼書？孰存孰亡？存的有些什麼板本，有何異同？亡的有沒有輯本，或有無佚文遺說可供綴拾？這都是我所應注意的。換句話說，我應將這工作的基礎，植立在目錄學、板本學、校勘學、輯佚學上，尤其是需要編撰一部「中國圖書大辭典」。

我曾在創稿於民國十七年春，完成於十九年冬的「四庫大辭典」自序上，描繪我理想中的「中國圖書大辭典」的面貌時說：

家駱不自揣測，忘其疏陋，時思以古今載籍，著作之手，及學術標題彙為一編，為中國圖書大辭典：

於書名下，先以大字陳其梗概，次以小字述書名來由，編撰緣起，凡例目次，得失比較，注釋校訂繼作之本，序跋題識議論之目。更詳其板刻流傳始末：凡初刊於何處？翻板幾次？校勘精粗，行款板幅，以及特異之本，藏於何家？流落誰手？收藏印記，朱墨批識，均一一著於錄。人名之下，先以大字刊其略傳，次以小字歷述生平事蹟，更引往賢之論，分述其學術思想言行事功，以及師承所自，傳授所歸，而以其著述之目終也。

標題則考論學術之對象範圍，淵源派別，以及譯著之書，承學之人。

更以書之繁名、簡名、通名、別名、次名、附名，人之別字、別號、諡號、齋室之名、標題之異詞，錯出其中，按辭典式綜合排列。

莫以分類索引、分代索引、分地索引、板本索引、注音索引、羅馬字拼音索引、和文索引及各統計表、著作年譜彙編等為附錄，務使叩無不鳴，檢無不得。

接着我說：「固以植鵠偉遠，竟業匪易，特分步進行，以期分重若輕，每步各成一書，俟成後再彙而一之」。這分步的設計，實即中國目錄學工作的全盤計劃，為此我雖已做了幾千萬字的工作，距離完成，可以「彙而一之」，實在還很遠。現在我不妨將這計劃公開，讓圖書館學界可以群策群力的去實現它，凡願選擇下面（除去已出版和成書過半或全目已定者）工作的，我願將我關於這一步已得的資料和做的途徑（大部分已見於駱所編圖書年鑑上冊中國圖書事業誌第一編中國圖書大辭典述略）告訴他。

中國圖書大辭典分步完成計劃，大體分為七組六十三步：

提要組：

四庫大辭典（已於民國二十年出版近已重印）

四庫總目別編（成書過半）

四庫失收書考

先秦遺籍考（全目已印布）

漢魏晉南北朝遺籍考（全目已印布）

隋唐五代遺籍考（全目已印布）

宋代著述志（成書過半）

契丹西夏金元著述志

明代著述志

清代著述志（成書過半）

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已於民國二十二年出版尚待續編）

考訂組

偽書考（張心徵撰有偽書通考可用）

竊名著作者

佚書考

不著撰人著作考

圖譜考

禁書考

官書考

方志考

合撰書考

增訂書考

刪節書考

批校書考

經籍引書考

經籍別名考

板本組

叢書大辭典（已於民國二十五年出版現正重印）

叢書總目類編（近已付印）

叢書子目類編（近已付印）

圖書板本大辭典

圖書板本類編

書影彙編

墨本考

石刻書考（成書過半）

書目彙編組

歷代經籍志（已於民國二十三年出版，民國五十二年又重編出版，即駱所編「中國目錄學名著」第三集，共洋裝十冊。）

地方藝文志（成書過半）

專科著述志

徵引書目志

公藏圖書志

私藏圖書志

經籍題記彙編（成書過半）

經籍雜目彙編

特種著述組

釋籍考

道籍考

回籍考

耶籍考

四教以外各教經籍考

蒙籍考

藏籍考

維吾兒文籍考

滿籍考

四族以外各族文籍考

華僑著作考

外人僑華著作考

漢譯外籍考

外譯國籍考

外人關於中國著作考

傳記掌故組

作者碑傳集

作者別署居處名錄

著作年譜彙編

圖書徵獻類考（成書過半，內分六考，即：讀書考、著述考、收藏考、刊印考、著錄考、審校考。）

序列組

中國圖書論文標準類典（成書過半）

中國圖書論文標題大辭典（成書過半）

中國字部首及檢字法史

將這七組六十三步工作做完後，彙編為「中國圖書大辭典」，其內容必可相當的完善。

在此，我對中國古今著作的名數，應先作一說明；然後請大家看一看我在這方面已作工作的一部分。

關於中國古今著作的名數，我曾於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在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發表專題講演，講詞曾刊載於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中華書局出版的「新中華雜誌」復刊四卷七期，全文太長，現只將統計表引錄如下：

中國古今著作名數統計表

時代	(1)	種	類	卷	數	內無卷數種類
總計	漢	253,435		2,460,424		3,068(2)
先秦	漢	1,033		13,029(3)		408(2)
東漢	漢	1,100(4)		2,900(4)		……(6)
三國	漢	1,122		4,562		……(6)
晉	漢	2,438		14,887		……(6)
南北朝	漢	7,094		50,855		764(2)
北朝	漢	10,036		123,324		547(2)
唐	漢	770		11,750		……(6)
五代	漢	11,519		174,919		316(2)
宋	漢	5,970		52,891		305(2)
契丹	漢	14,024		218,029		728(2)
西夏	漢	126,649		1,700,000(4)		……(6)
金	漢	71,680		91,378(6)		……(6)
元	漢					……(6)
明清	漢					……(6)
民國抗戰前	漢					……(6)

附註：(1)各代收書範圍稍有不同處，說見四庫全書學典卷六。

(2) 條約計數，有未能計出者。

(3) 篇卷互用。

(4) 約數。

(5) 凡未列「無卷數」數字者，並非皆有卷數，特於總數中未及折列，以致無法核計耳。

(6) 此以冊計，與前代以卷計者不同。

照這張統計表，中國書的數量等於四庫全書七十二倍，亦即中國圖書大辭典中至少有「書名條」二十五萬條以上，那麼加上「著者條」、「標題條」、「參見條」，中國圖書大辭典全部條目可能在五十萬以上，這部書成功的一天，全世界圖書館中國藏書的分類編目問題都可一舉而解決了。

我對中國圖書大辭典這方面所作工作，已出版各書都已帶來了。這是四庫大辭典（舉示四庫大辭典）的新版，全書二千一百數十頁，三百幾十萬言。正書一萬七千條，其中一萬多條以書名為條目的，每條下分述該書的卷數、著者、內容與板本，和所屬類別，這次附刊「補正」，凡三千餘則。還有七千餘條是以人名為條目的，這七千餘人，就是那一萬多種書的著者，每條下分述所著各書名稱和時代、籍貫、仕履、言行、事功、學術的梗概，並注明詳細傳記在某書某卷中，以備作進一步參考時的引導。卷首有筆畫部首索引、英文拼音索引，書後有助檢表，係將正書中一萬七千條中各書的繁名、簡名、通名、別名、次名，和各人的別字、別號、諡號等彙編而成。這書在民國二十年初版發行後，就已成爲世界各國圖書館中文書編目的重要參考書，在大陸時期共印五版一萬五千冊，現舊版每冊在港售三百港幣，即台幣二千數百元，所以最近在台加刊「補正」後重印第六版。這是「四庫全書學典」（舉示四庫全書學典），全書一千二百頁，等於是「四庫大辭典」的另一版本。

這是四庫全書概述（舉示四庫全書概述）是自「圖書徵獻類考」一稿中摘錄出來單印的，同時也是四庫大辭典的附錄。全書共三百七十頁，四十多萬言。分文獻、表計、類敘、書目四編。以「文獻」編最重要，約佔全書分量十分之七，編中又分為編纂、採禁、鈔印、館臣四章；編纂章述四庫全書編纂的經過，體例的得失，和最近十年來續修四庫全書的呼聲；採禁章述四庫全書所用原本的來源，和那時文字獄與禁燬書籍的情形；鈔印章述四庫全書分鈔七部和歷次重印未成的經過；館臣章述當時編纂四庫全書諸臣的事蹟和軼聞。表計編有四庫全書著存書統計表、天津閱書架函冊頁確數表、四庫全書依據書本來源表、清初藏書家一覽表、四庫全書著存書目表、四庫全書孤本書目表、武英殿聚珍板叢書書目表、永樂大典採輯書書目表、官修書表、帝后著作表、四庫著存目外明清兩代敕撰書表、婦女著作表、僧侶著作表、道流著作表、僑華歐人著作表、明末清初來華基督教士及其著作表、以別名發表之著作表、不著撰人之著作表、四庫全書館大事表、修書期間文字獄一覽表、四庫全書館館臣一覽表等。類敘編係摘鈔四庫全書總目中四部總序、各類小序及重要按語而成，讀之無異讀一部國學概論。書目編係四庫著存書一個最簡明的分類目錄。

這是「叢書大辭典」（舉示叢書大辭典）的舊版，現在印新版，新版將與「叢書總目類編」合刊，頁數約有二千五百頁，字數約四百多萬言。叢書大辭典是辭典式的叢書總目，而與叢書編刊者索引、叢書子目書名索引、叢書子目著者索引綜合編製而成的一部書。我在這書的序例中曾說：「本書所收叢書約六千種，子目十七萬條，都凡一百二十餘萬卷，四庫全書、釋道兩藏，猶不與馬！」又說：「溯自著手編纂，以迄印成，先後歷時十餘年。其間稿成而補輯，板成而重排者屢。底稿卡片，尤為巨觀，凡總目書名條六千餘張，總目人名條一萬餘張，子目書名條十七萬餘張，子目人名條二十餘萬

張，計約三十八萬六千張，都凡五百萬言，儲之充棟，載之專車，雖一書而有數本者，一人而有數作者，付印之際，併為一目，以便檢閱，藉省繁文，猶得十三萬餘目，至其底稿分條之跡，不難尋繹而復得焉！」

這是「歷代經籍志」（舉示歷代經籍志）的舊版，和重編的新版，舊版洋裝二厚冊，二千餘頁，二百餘萬言；重編新版已出洋裝十冊，四千餘頁，三百餘萬言，另有清代部分八冊三千餘頁，二百數十萬言未刊。這部書從漢書藝文志整理到清史藝文志，增加補充資料，並一一加編索引。這書的重編新版出完後，從索引上可以窺見中國圖書大辭典條目的輪廓。

這是「圖書年鑑」（舉示圖書年鑑）的舊版，這書是民國二十二年分上下兩冊刊行的，二十六年又出二編一冊，合共四千多頁，二百七十五萬言。現就民國二十二年的初次編刊本稍加介紹，俾明體例。這書上冊是「中國圖書事業誌」，分為四編：第一編「中國圖書大辭典述略」，係述該辭典分步編書，每一步所成書的編輯法。第二編「圖書事業法令彙編」列舉法令四十八種。第三編「全國圖書館概況」，介紹全國二千九百四十餘所圖書館。第四編「全國出版家一覽」，介紹全國二百六十六個出版家。這書下冊是「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分十四編，現將各編類名及含書數量列表如下：

第一編	總類	九二	第五編	創作文學	一〇二四
第二編	哲學	四一一	第六編	翻譯文學	七八四
第三編	語文學	一五二	第七編	藝術論著	二〇四
第四編	文學論著	六〇三	第八編	教育	八三九

- | | | | | | |
|------|------|------|------|------|-----|
| 第九編 | 自然科學 | 六一〇 | 第十二編 | 經濟 | 六三三 |
| 第十編 | 應用技術 | 八四九 | 第十三編 | 政治法律 | 五六四 |
| 第十一編 | 社會科學 | 一一一三 | 第十四編 | 史地 | 六三五 |
- 如創作文學一編列舉了四五三個作家，儘可能的寫出他們的傳記和作品的內容。從翻譯文學一編，更可以看出我們接受西方文學是從二十七個國家二百四十個作家接受來的，這些作家的傳記，和作品的內容；寫得較創作文學編為詳細。這一編曾成為林語堂先生著「吾國與吾民」一書分析我們如何接受西方文學時的藍本（林先生已在原書上敘明）。二編接續記載到民國二十六年。我在孫哲生先生所辦的中山文化教育館主持抗戰文獻徵存處時，曾編「圖書年鑑三編」，這時我同時在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圖書館博物館學系任教，曾將三編全稿交由林愛芳、朱學其等七生整理，林朱兩女士現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任編纂，主持中西文編目，可惜這三編當時未能出版。
- 在中國圖書大辭典方面，我已出版的約一千六百萬字，其他已作而未完成的稿，至少比這數字多三倍。所恨生逢喪亂，常常帶着稿子逃難，這些稿子已不知曾走過了幾千里路，加之世路險巇，助力難得，我個人整天生活在忙碌困擾與情緒激盪之中，我有一個外國學生看了我的工作，聽了我的敘述，伸出舌頭說：「老師真是悲劇時代的頑抗者！」我對這句話有知音之感，將來是我扭轉悲劇呢？還是我被悲劇淹沒呢？這是年青一代必可看得見的。
- 今天耗費了大家很多時間，讓我一吐胸臆，謝謝大家，再見！